

缘之堂随笔集

丰子恺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I267/2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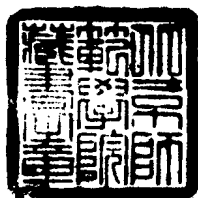
DFSS/05

缘缘堂随笔集

丰子恺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3 · 杭州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02011

902011

责任编辑 李均生

缘缘堂随笔集

丰子恺著 丰一吟编

*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 196 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 插页 3 字数 351,000

1983 年 5 月第一版 1983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14,000

统一书号: 10317·6 定价: 1.42 元

25.5/15

目 次

1 渐 (1925).....	1
2 东京某晚的事 (1925).....	5
3 华瞻的日记 (1926).....	7
4 给我的孩子们 (1926).....	12
5 大帐簿 (1927).....	16
6 忆儿时 (1927).....	21
7 儿女 (1928).....	27
8 秋 (1929).....	31
9 伯豪之死 (1929).....	35
10 立达五周年纪念感想 (1930).....	44
11 我的苦学经验 (1930).....	46
12 陋巷 (1933).....	58
13 两个“?” (1933).....	63

14 作父亲 (1933).....	68
15 随感十三则 (1933).....	72
16 学画回忆 (1934).....	80
17 吃瓜子 (1934).....	86
18 作客者言 (1934).....	92
19 两场闹 (1934)	101
20 热天写稿 (1934)	105
21 劳者自歌(十三则) (1934)	108
22 野外理发处 (1934)	116
23 肉腿 (1934)	120
24 送考 (1934)	124
25 送阿宝出黄金时代 (1934)	128
26 谈自己的画 (1935)	133
27 我与手头字 (1935)	142
28 杨柳 (1935)	146
29 车厢社会 (1935)	150
30 半篇莫干山游记 (1935)	156
31 《随园诗话》 (1935)	165
32 山中避雨 (1935)	170

33	画鬼 (1936)·····	173
34	家 (1936)·····	180
35	我的母亲 (1937)·····	186
36	还我缘缘堂 (1938)·····	190
37	爱护同胞 (1938)·····	194
38	告缘缘堂在天之灵 (1938)·····	198
39	劳者自歌(十二则) (1938) ·····	205
40	佛无灵 (1938)·····	215
41	中国就象棵大树 (1938)·····	219
42	辞缘缘堂 (1939)·····	223
43	桐庐负暄 (1940)·····	246
44	读《读缘缘堂随笔》 (1946)·····	276
	[附录] 读《缘缘堂随笔》·····	279
45	“艺术的逃难” (1946)·····	284
46	悼夏丏尊先生 (1946)·····	291
47	白鹅 (1946)·····	296
48	胜利还乡记 (1947)·····	302
49	口中剿匪记 (1947)·····	306
50	我的漫画 (1947)·····	309

51	湖畔夜饮 (1948).....	314
52	我与《新儿童》 (1949).....	318
53	《子恺漫画选》自序 (1955).....	320
54	庐山游记 (1956).....	324
55	中国话剧首创者李叔同先生 (1956)	335
56	代画 (1956).....	339
57	雪舟和他的艺术 (1956).....	342
58	敬礼 (1956).....	344
59	随笔漫画 (1957).....	347
60	爆炒米花 (1957).....	350
61	李叔同先生的爱国精神(1957)...	353
62	李叔同先生的文艺观(1957).....	356
63	李叔同先生的教育精神(1957)...	359
64	伯牙鼓琴 (1957).....	363
65	斗牛图 (1957).....	366
66	曲高和众 (1958).....	368
67	西湖春游 (1958).....	370
68	扬州梦 (1958).....	378

69	谈儿童画 (1958)·····	384
70	回忆儿时的唱歌 (1958)·····	386
71	胜读十年书 (1958)·····	391
72	杭州写生 (1959)·····	394
73	新年随笔 (1960)·····	398
74	黄山松 (1961)·····	401
75	上天都 (1961)·····	404
76	黄山印象 (1961)·····	408
77	幸福儿童 (1961)·····	412
78	怀梅兰芳先生 (1961)·····	415
79	有头有尾 (1961)·····	418
80	赤栏杆外柳千条 (1961)·····	422
81	饮水思源 (1961)·····	424
82	化作春泥更护花 (1961)·····	428
83	阿咪 (1962)·····	432
84	威武不能屈 (1962)·····	436
85	我译《源氏物语》 (1962)·····	438
86	天童寺忆雪舟 (1963)·····	442
87	不肯去观音院 (1963)·····	446

88 眉 (1972).....	450
89 牛女 (1972).....	452
90 暂时脱离尘世 (1972).....	454
91 酒令 (1972).....	456
92 食肉 (1972).....	458
93 酆都 (1972).....	460
94 癞六伯 (1972).....	462
95 塘栖 (1972).....	465
96 王囡囡 (1972).....	468
97 算命 (1972).....	471
98 清明 (1972).....	473
99 吃酒 (1972).....	476
100 旧上海 (1972).....	480
101 歪鲡婆阿三 (1972).....	486
102 四轩柱 (1972).....	489
103 阿庆 (1972).....	494
104 元帅菩萨 (1972).....	496
编后记	499

渐

使人生圆滑进行的微妙的要素，莫如“渐”；造物主骗人的手段，也莫如“渐”。在不知不觉之中，天真烂漫的孩子“渐渐”变成野心勃勃的青年；慷慨豪侠的青年“渐渐”变成冷酷的成人；血气旺盛的成人“渐渐”变成顽固的老头子。因为其变更是渐进的，一年一年地、一月一月地、一日一日地、一时一时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渐进，犹如从斜度极缓的长远的山坡上走下来，使人不察其递降的痕迹，不见其各阶段的境界，而似乎觉得常在同样的地位，恒久不变，又无时不有生的意趣与价值，于是人生就被确实肯定，而圆滑进行了。假使人生的进行不象山坡而象风琴的键板，由 do 忽然移到 re，即如昨夜的孩子今朝忽然变成青年；或者象旋律的“接离进行”地由 do 忽然跳到 mi，即如朝为青年而夕暮忽成老人，人一定要惊讶、感慨、悲伤，或痛感人生的无常，而不乐为人了。故可知人生是由“渐”维持的。这在女人恐怕尤为必要：歌剧中，舞台上的如花的少女，就是将来火炉旁边的老婆子，这句话，骤听使人不能相信，少女也不肯承认，实则现在的老婆子都是由如花的少女“渐渐”变成的。

人之能堪受境遇的变衰，也全靠这“渐”的助力。巨富的纨绔子弟因屡次破产而“渐渐”荡尽其家产，变为贫者；贫者只得做佣工，佣工往往变为奴隶，奴隶容易变为无赖，无赖与乞丐相去

甚近，乞丐不妨做偷儿……这样的例，在小说中，在实际上，均多得很。因为其变衰是延长为十年二十年而一步一步地“渐渐”地达到的，在本人不感到什么强烈的刺激。故虽到了饥寒病苦刑笞交迫的地步，仍是熙熙然贪恋着目前的生的欢喜。假如一位千金之子忽然变了乞丐或偷儿，这人一定愤不欲生了。

这真是大自然的神秘的原则，造物主的微妙的工夫！阴阳潜移，春秋代序，以及物类的衰荣生杀，无不暗合于这法则。由萌芽的春“渐渐”变成绿阴的夏；由凋零的秋“渐渐”变成枯寂的冬。我们虽已经历数十寒暑，但在围炉拥衾的冬夜仍是难于想象饮冰挥扇的夏日的心情；反之亦然。然而由冬一天一天地、一时一时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移向夏，由夏一天一天地、一时一时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移向冬，其间实在没有显著的痕迹可寻。昼夜也是如此：傍晚坐在窗下看书，书页上“渐渐”地黑起来，倘不断地看下去（目力能因了光的渐弱而渐渐加强），几乎永远可以认识书页上的字迹，即不觉昼之已变为夜。黎明凭窗，不瞬目地注视东天，也不辨自夜向昼的推移的痕迹。儿女渐渐长大起来，在朝夕相见的父母全不觉得，难得见面的远亲就相见不相识了。往年除夕，我们曾在红蜡烛底下守候水仙花的开放，真是痴态！倘水仙花果真当面开放给我们看，便是大自然的原则的破坏，宇宙的根本的摇动，世界人类的末日临到了！

“渐”的作用，就是用每步相差极微极缓的方法来隐蔽时间的过去与事物的变迁的痕迹，使人误认其为恒久不变。这真是造物主骗人的一大诡计！这有一件比喻的故事：某农夫每天早晨抱了犊而跳过一沟，到田里去工作，夕暮又抱了它跳过沟回家。每日如此，未尝间断。过了一年，犊已渐大，渐重，差不多变成大牛，但农夫全不觉得，仍是抱了它跳沟。有一天他因事停止

工作，次日再就不能抱了这牛而跳沟了。造物的骗人，使人留连于其每日每时的生的欢喜而不觉其变迁与辛苦，就是用这个方法的。人们每日在抱了日重一日的牛而跳沟，不准停止。自己误以为是不变的，其实每日在增加其苦劳！

我觉得时辰钟是人生的最好的象征了。时辰钟的针，平常一看总觉得是“不动”的；其实人造物中最常动的无过于时辰钟的针了。日常生活中的人生也如此，刻刻觉得我是我，似乎这“我”永远不变，实则与时辰钟的针一样的无常！一息尚存，总觉得我仍是我，我没有变，还是留连着我的生，可怜受尽“渐”的欺骗！

“渐”的本质是“时间”。时间我觉得比空间更为不可思议，犹之时间艺术的音乐比空间艺术的绘画更为神秘。因为空间姑且不追究它如何广大或无限，我们总可以把握其一端，认定其一点。时间则全然无从把握，不可挽留，只有过去与未来在渺茫之中不绝地相追逐而已。性质上既已渺茫不可思议，分量上在人生也似乎太多。因为一般人对于时间的悟性，似乎只够支配搭船乘车的短时间；对于百年的长期间的寿命，他们不能胜任，往往迷于局部而不能顾及全体。试看乘火车的旅客中，常有明达的人，有的宁牺牲暂时的安乐而让其坐位于老弱者，以求心的太平（或博暂时的美誉）；有的见众人争先下车，而退在后面，或高呼“勿要轧，总有得下去的！”“大家都要下去的！”然而在乘“社会”或“世界”的大火车的“人生”的长期的旅客中，就少有这样的明达之人。所以我觉得百年的寿命，定得太长。象现在世界上的人，倘定他们搭船乘车的期间的寿命，也许在人类社会上可减少许多凶险残惨的争斗，而与火车中一样的谦让，和平，也未可知。

然人类中也有几个能胜任百年的或千古的寿命的人。那是

“大人格”，“大人生”。他们能不为“渐”所迷，不为造物所欺，而收缩无限的时间并空间于方寸的心中。故佛家能纳须弥于芥子。中国古诗人(白居易)说：“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英国诗人(Blake^①)也说：“一粒沙里见世界，一朵花里见天国；手掌里盛住无限，一刹那便是永劫。”

1925 年作。

① 布莱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编者注。

东京某晚的事

我在东京某晚遇见一件很小的事，然而这件事我永远不能忘记，并且常常使我憧憬。

有一个夏夜，初黄昏时分，我们同住在一个“下宿”里的四个中国人相约到神保町去散步。东京的夏夜很凉快。大家带着愉快的心情出门，穿和服的几个人更是风袂飘飘，徜徉徘徊，态度十分安闲。

一面闲谈，一面踱步，踱到了十字路口的时候，忽然横路里转出一个伛偻的老太婆来。她两手搬着一块大东西，大概是铺在地上的席子，或者是纸窗的架子吧，鞠躬似地转出大路来。她和我们同走一条大路，因为走得慢，跟在我们后面。

我走在最先。忽然听得后面起了一种与我们的闲谈调子不同的日语声音，意思却听不清楚。我回头看时，原来是老太婆在向我们队里的最后的某君讲什么话。我只看见某君对那老太婆一看，立刻回转头来，露出一颗闪亮的金牙齿，一面摇头，一面笑着说：

“Iyada, iyada!”(不高兴，不高兴!)

似乎趋避后面的什么东西，大家向前挤挨一阵，走在最先的我被他们一推，跨了几脚紧步。不久，似乎已经到了安全地带，大家稍稍回复原来的速度的时候，我方才探问刚才所发生的事情。

原来这老太婆对某君说话，是因为她搬那块大东西搬得很吃力，想我们中间哪一个帮她搬一会。她的话是：

“你们哪一位替我搬一搬，好不好？”

某君大概是因为带了轻松愉快的心情出来散步，实在不愿意替她搬运重物，所以回报她两个“不高兴”。然而说过之后，在她近旁徜徉，看她吃苦，心里大概又觉得过意不去，所以趋避似地快跑几步，务使吃苦的人不在自己眼睛面前。我探问情由的时候，我们已经离开那老太婆十来丈路，颜面已经看不清楚，声音也已听不到了。然而大家的脚步还是有些紧，不象初出门时那么从容安闲。虽然不说话，但各人一致的脚步，分明表示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

我每次回想起这件事，总觉得很有意味。我从来不曾从素不相识的路人受到这样唐突的要求。那老太婆的话，似乎应该用在家庭里或学校里，决不是在路上可以听到的。这是关系深切而亲爱的小团体中的人们之间所有的话，不适用于“社会”或“世界”的大团体中的所谓“陌路人”之间。这老太婆误把陌路当作家庭了。

这老太婆原是悖事的，唐突的。然而我却在想象：假如真能象这老太婆所希望，有这样的一个世界：天下如一家，人们如家族，互相亲爱，互相帮助，共乐其生活，那时陌路就变成家庭，这老太婆就并不悖事，并不唐突了。这是多么可憧憬的世界！

1925 年作。

华瞻的日记

隔壁二十三号里的郑德菱，这人真好！今天妈妈抱我到门口，我看见她在水门汀上骑竹马。她对我一笑，我分明看出这一笑是叫我去一同骑竹马的意思。我立刻还她一笑，表示我极愿意，就从母亲怀里走下来，和她一同骑竹马了。两人同骑一枝竹马，我想转弯了，她也同意；我想走远一点，她也欢喜；她说让马儿吃点草，我也高兴；她说把马儿系在冬青上，我也觉得有理。我们真是同志的朋友！兴味正好的时候，妈妈出来拉住我的手，叫我去吃饭。我说：“不高兴。”妈妈说：“郑德菱也要去吃饭了！”果然郑德菱的哥哥叫着“德菱！”也走出来拉住郑德菱的手去了。我只得跟了妈妈进去。当我们走进各自的门口的时候，她回头向我一看，我也回头向她一看，各自进去，不见了。

我实在无心吃饭。我晓得她一定也无心吃饭。不然，何以分别的时候她不对我笑，而且脸上很不高兴呢？我同她在一块，真是说不出的有趣。吃饭何必急急？即使要吃，尽可在空的时候吃。其实照我想来，象我们这样的同志，天天在一块吃饭，在一块睡觉，多好呢？何必分作两家？即使要分作两家，反正爸爸同

郑德菱的爸爸很要好，妈妈也同郑德菱的妈妈常常谈笑，尽可你们大人作一块，我们小孩子作一块，不更好么？

这“家”的分配法，不知是谁定的，真是无理之极了。想来总是大人们弄出来的。大人们的无理，近来我常常感到，不止这一端：那一天爸爸同我到先施公司去，我看见地上放着许多小汽车、小脚踏车，这分明是我们小孩子用的；但是爸爸一定不肯给我拿一部回家，让它许多空摆在那里。回来的时候，我看见许多汽车停在路旁；我要坐，爸爸一定不给我坐，让它们空停在路旁。又有一次，娘姨抱我到街里去，一个捐着许多小花篮的老太婆，口中吹着笛子，手里拿着一只小花篮，向我看，把手中的花篮递给我；然而娘姨一定不要，急忙抱我走开去。这种小花篮，原是小孩子玩的，况且那老太婆明明表示愿意给我，娘姨何以一定叫我不要接呢？娘姨也无理，这大概是爸爸教她的。

我最欢喜郑德菱。她同我站在地上一样高，走路也一样快，心情志趣都完全投合。宝姐姐或郑德菱的哥哥，有些不近情的态度，我看他们不懂。大概是他们身体长大，稍近于大人，所以心情也稍象大人的无理了。宝姐姐常常要说我“痴”。我对爸爸说，要天不下雨，好让郑德菱出来，宝姐姐就用指点着我，说：“瞻瞻痴！”怎么叫“痴”？你每天不来同我玩耍，夹了书包到学校里去，难道不是“痴”么？爸爸整天坐在桌子前，在文章格子上一格一格地填字，难道不是“痴”么？天下雨，不能出去玩，不是讨厌的么？我要天不要下雨，正是近情合理的要求。我每天晚快听见你要爸爸开电灯，爸爸给你开了，满房间就明亮，现在我也要爸爸叫天不下雨，爸爸给我做了，晴天岂不也爽快呢？你何以说我“痴”？郑德菱的哥哥虽然没有说我什么，然而我总讨厌他。我们玩耍的时候，他常常板起脸，来拉郑德菱，说“赤了脚到人家里，不怕